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巵言三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

河濆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多
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
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雎諸傳以己損益戰國策
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
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
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

南上矣

校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恠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為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奥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辨而經者蘇秦事之辨而不經者然材皆不可

及

吾嘗恠庚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曰了不異人以為此本無所曉而漫為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沈湎濡首

呂氏春秋文有絶佳者有絶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楊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竒如亢倉鶡冠之流皆偽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覈而開健而飫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為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於思由才者俳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揚中散法而奧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稱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

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刑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吕不韋之書足奮𦪒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孟堅敘事如霍氏上官之郄廢昌邑王奏事趙韓吏跡京房術數雖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

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宂縟詳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

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然覺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有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

清徽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傖父耳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娰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良為雅歎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

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楊德祖答臨淄侯書中有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箝口市人拱手及覽臨淄侯書稱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不言刊定

唯所云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意耶當時孔文舉為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為公幹仲宣

讀子桓容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

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享者桓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桓靈寶為義興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孔語便是唐律桓句亦是唐選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逆一才子也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絶老杜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闌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阮公咏懐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着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爾如養生論絶

交書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造之語自是奇麗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習習風舉

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恭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疊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亦太重犯然不害為古奚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李令伯陳情一表天下稱孝後起拜漢中自以失分懷怨應制賦詩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謝公東山挺鼻恒恐富貴逼人既處台冉嫌隙小搆見桓子野彈琴撫怨詩一曲至捋鬚流涕殷深源臥不起及後敗廢時云會稽王將人上樓著去梯𧮾如始作養劉不出山時觀有何不可乃知嚮者都非真境

王武子讀孫子荆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

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為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遯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僊

石衛尉縱横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
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脩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亦其
儔也答盧中郎五言磊塊一時涕淚千古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取
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旣廢慨然而
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顔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

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庚申以後每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欷歔罷酒至少陵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輒黯然低回久之

王處仲嘗詠老驥伏櫪之語至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唾

壺盡缺即玄德悲髀肉生意也桓元子恒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至今為書生駡端然直是大英雄語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人雖不相蒙意實有會

偶閱士龍與兄書前後所評隲者云二祖頌甚為髙偉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精妙恐故未得為兄賦之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

老杜醉歌行陸機二十作

文賦當已過二十也詠德頌甚復盡美漏賦可謂精工又云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又云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耳又云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祖德頌無乃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又云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兄詩賦自興絕域不當稍與比較按張為司空蔡則中郎也又云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

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絶滔滔故自是識者
古今來為如此文此為宗矣真元戚稱九辨意甚不愛
其兄弟間議論如此大自可采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
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
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
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真無識

者也

晉拂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多為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倚馬事乃桓溫征慕容時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不輟筆令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譏為倚牛者可笑也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閽之耳景純游僊曄曄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木玄虛

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首則如是矣
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令却不免孤負大海
噏波則洪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舉
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與公之雄也湍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海賦
措語無大懸絶讀之令人轉憶揚馬耳
融之此賦本傳載之甚明又有增鹽二韻出於應手以
為佳話而用脩云恨不見全文何也用脩無史學如張

淺張俊三尺小兒能曉以為秘聞何況其它
淵明托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
無痕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為自然謬以
千里
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
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未粧
嚴佛堦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

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寧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近而趣遥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休之評視靈運殆更霄壤如應詔曲水讌而起語云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與題有毫髮干涉耶至於東宫釋奠之篇起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矣

古詩四言之有昌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為之備

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紹

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凡十六韻而始及太子

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

正家天禄安定凡八韻而始入晋亂齊王冋始平之又

士衡贈斥丘令而曰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

有黎獻咨賈常侍而曰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

景命是膺潘安仁為賈咨而曰肇自初創二儀烟熅爰

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華林園宴集而應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彞倫攸敷若爾則不必多費此等語但成一冒頭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若韋孟之諷諫思王之責躬應詔靖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睦文頫越石之贈盧諶寧有是耶其他仲宣之思親云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悶丘沖之三月宴云暮春之月春服既成裴季彥之大蜡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選遺都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已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已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已之濡滯也語意既雋永亦易吟諷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塘園柳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以為美談吾不敢信也按權云池塘者泉水瀦溉之池今曰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

一候今曰變鳴禽者候將變也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謝山人謂玄暉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為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為然葢江澄乃淨耳

宋高祖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旿拉殺旿即樂府所

謂丁督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盱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輈張付桓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屋後着人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馬占檄橫槊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楊處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姍敖曹行路難猶堪放浪崇文酵兒有愧祖武至於擢龍褒輦祇供盧胡

而已獨南史所載梁曹景宗目不知書好以意作字及當上讌朝賢以曹兆鎣不煩倡和曹固請不已許之僅餘競病二韻即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賞服宋沈慶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嘗歡飲羣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顔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異張子房上悅衆坐稱美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

四面平正即得至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

廬葢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

府之冠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

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一日蘇仲虎尚書方宴客

香林園韓乗小贏逕造劇歡而散次日餉尚書一羊羔

仍手書臨江僊南鄉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

此四事頗相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後周將梁臺

識不過百字而口授書令辭旨俱可觀噫豈釋氏所謂

宿習餘因耶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爲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簡文之烏棲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且佻浮淺下建業江陵之難故不虛也昭明鑒裁有餘自運不足

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槩如此

何水部柳吴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促柳調短而傷凡吴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吴興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白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定

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已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楊用脩謂七始即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自以為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辯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即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畯婦女之所就乎而可據以為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矛盾至於叶音

真同缺舌要之為此格不能捨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為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

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嗚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别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胡與壚愁與遊犯六小除十上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

與清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八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益益部太守代為之也諸佛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也諸僊詩在漢則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皆其時人偽為之也道經又有命張良註度人經勑表其文辭絕類宋人

之下俚者至官秩亦然可發一笑

庚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貴重若是江總徐陵淫麗之辭取給盃酒責花鳥課只後主君臣唱和自是景陽宮井中物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為六朝耳士衡康樂已於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和至用二十九新字僧闕用十七化字一時游戲之語不足多尚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為絶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

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北朝戎馬縱横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暢温子昇韓陵一片石足語及為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衡足號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奕奕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雖極俳偶而絶無牽率之病温子昇之韓陵尚自退舍江總持之攝山能不隅壓昭明取舍良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甫子循謂藻鹽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此固為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碑毛頴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授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贋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唐書之

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為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褻虬髯客雖近誣毛穎雖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崔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耆舊周斐之汝南先

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
朱贛九州闞駰四國三輔黄圖酉陽雜俎之類皆流亞
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産之别臺駘卜氏之
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鼮鼠方朔之名藻廉
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洽固無待言自此以
外雖鑿壁恒勤而操觚多繆以至陸澄書厨李邕書麓
傅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藝苑之譏乃至使儒林别

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辭為事使耶孫搴謂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又非也韓信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原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

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越石善
為悽悷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諔含茂
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於顔延總四家而並
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竒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
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
成就於謝脁此數評者賛許既實措撰尤工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健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巵言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强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

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中宗宴羣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寓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内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為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明皇藻鹽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為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為歌行則佳為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强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

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億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為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

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横有之太白縱横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絶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

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
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
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
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脩為李左
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
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
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

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稺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

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黄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

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黄鳥翩翩嗟君此

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不作

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曩不為極言之似

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

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晩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

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為開士甚妙益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為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槖籥于陳隋也詩至大歷高岑王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

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强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剥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勛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閒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

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

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傖語不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為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黄鶴可厭吴宫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為之

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

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倚何如貶剥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府雅語用倚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

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寛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緑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荅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録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知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為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

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

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

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

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

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

奚其文

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

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

遲斤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脩嘗為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為用脩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

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餳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豩豩呼闞反此何謂也

欵頭詩目連變破船衞子如廁失猫白日見鬼固是謔

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古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絶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絶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絶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為瘦馬

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闕山同一煕作闕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閑慢作娟娟戲蝶過開慢曽閃朱旗北斗閑作曽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回新炊閒黄粱作新炊聞黄粱又麗人行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蕖羅襪穿鐙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關象緯逼當如舊𦘕字作天闚閲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絶乃妙天寳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删作絶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别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删作絶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遥看天際朱氏欲去謝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寛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

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

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歡同株此語大謬大謬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詞氣

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隣語如衰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尋

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

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强生我生我復何為還你天公我

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為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

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

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容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布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旌之吏多不能分别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捷使事餖飣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

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鉤途詩
道日卑寧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
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
律賦尤為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
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
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

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悅悅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為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子

虚巳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歸之

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覯閔既多

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恠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

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讖四皓曰飄

蕭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讖孔明曰當時

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

等當是口業報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時本皆作山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絶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為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

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

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

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

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

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

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

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

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為之故足挽迴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歷人語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為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黄固也黄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太白率爾語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强自嗟尋常閨閤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削去之乎拾來

永叔不識佛理强闢佛不識書强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麄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謝皐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絶無才者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鷄鳴桑樹顛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王摩詰白鷺黄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黄魯直宜州用白樂天諸絶

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句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文已陋痕跡宛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方極模擬之妙者分岐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兼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傅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鐘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海

色晴看近鐘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烏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時雖以剽語得名然猶未見大決撒獨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黄魯直更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晁無咎極稱之何也余謂中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

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

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

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惲于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脩言之也曰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冶女角色澤哉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敎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

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境出宋人表用脩故峻其掊擊不無矯枉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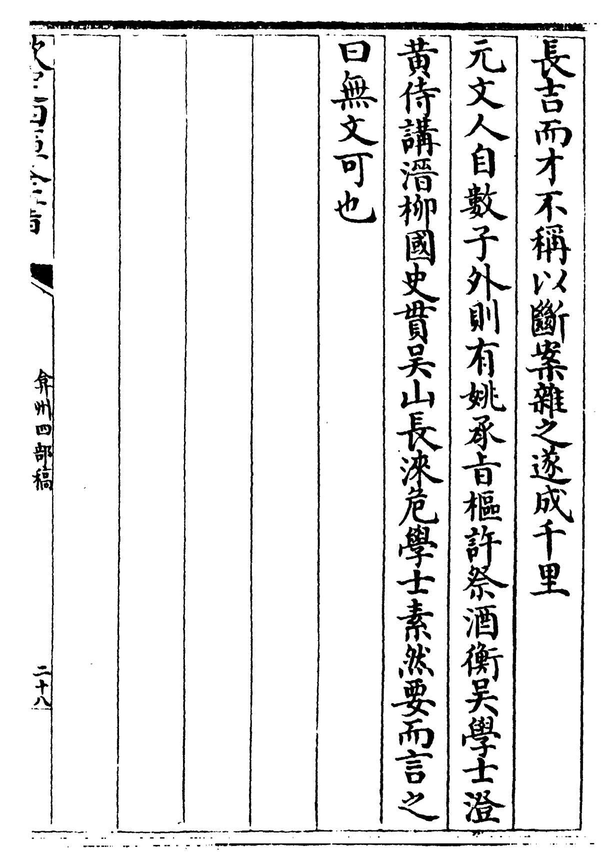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絶句及頷聯内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穉不如别本作空江别浦差穩

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老儒嘗詠道士號一鶴者云赤壁横江過青城被箭歸使事非不極親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為時所歸廉夫本師



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承旨樞許祭酒衡吴學士澄
黄侍講溍柳國史貫吴山長淶危學士素然要而言之
曰無文可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巵言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旣下集慶始厭馬上長歌短篇操筆輒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駢偶之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寵契非淺又喜王賛善汝玉詩聖學最為淵博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遇南宫試輒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黼黻良可歎也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為貴廉夫以竒崛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温當是時孟載景文子

高輩實為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纖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宇外摭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班號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

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比敦古昉自建安挾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為朗詎不𡚁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颦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敘咏懐喜華者敷藻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太廣浸淫諸派涸

為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為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為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不墮蹊逕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為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

久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竒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為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

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達為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黄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黄宗豫曽子啟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楊文懿該而凡彭文恵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

慕昌黎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挾奇奥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習六朝材更僻澁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麤率而弗工有楨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閑雅有法小窘變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善敘事

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

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升袁永之亦

是流派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鄭繼之出西京

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曽氏而太繁毗陵出蘇氏而微濃

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

能小所以遜曽氏也毗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

以墮彼雲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

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陵藻棁六朝之華昌穀亦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已分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

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
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梳頭好鳥語窻下洗
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
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
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
不思家郭子童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
忠文憶蕭山夕陽玄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
意侍宴萬里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永星

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濳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來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劔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岍風帆日本船楊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五華來徐

璲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葡萄引
蔓青緣屋脊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重經白下橋邊
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
月露為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
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鰕
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
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
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方行登泰住山

採窮江海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刼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吴子愚遣興摩娑樂籠三年艾濩落人寰五石瓠陳汝言秋夜佳人擣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白鴈錦瑟夜調氷作柱玉闕晨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澗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黄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虚白送人之甘州馬援槖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楝旌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

將軍夜斬單于氷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
盡入新豐樹柳色遥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
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
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還稀甘瑾
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懷古泰闗
壁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王悅闗山月漠北征人
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曽棨維揚懷古玉樹聽殘猶
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吴志淳燕來已覺社日近寒退

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樓當太乙星晨近樹拂勾陳雨露
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宫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一春
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宫陳思賢山雲映水揺秋
色浦樹含風送晚凉王希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
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
燒野村牟倫别友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
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珠厓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
過城陳景祺憶蕭山友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

自香許彬送人陜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送岳正青海四年羇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經華陰遠道鴈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陽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鎦績寄人歌鍾暗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壑泉春雲碓樂橘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戍寒烟

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别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澁綠樹陰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骰酒漁舟爭買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昃金輪却復中沈啟南從軍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托弟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東田有感衰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枰看童軒九日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

野人家吳文定遊東園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
綠苔文太僕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
偶成槁木嗒然聊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
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烟靄
着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
恨曉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
不復可辨恭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客

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問虛
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凉風動踈竹明月
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風磴坐
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
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蠶成繭盡江燕引雛回
亂山黄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夢流泉淨客心身
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客閒門有白雲聽雨
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卧雲歌

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
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疎狂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
僧舍書来問客船泉聲溪碓急山色野牆低鳥青呼
作使鶴白養成羣看人兒女大為客歲年長月從令
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
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樹凉風生客衣夜月柯
亭市凉風鏡水波雲氣千峯暝秋聲一院凉旅况頻
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

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
為酒誅茅小作菴海濶疑天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
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世青山綺皓心夕鳥銜船
過寒波背郭流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經雨歇
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國秋
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者應無
敵邊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郎長戟衛
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成賜將第更

氣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嘶秋草闊雕没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螮蝀懸天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建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别路繞珠林秋來落葉深落日斂朱樓江雲暝不流煙靄散春晴亂鴉深

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崕暝色酣長嘯拂吴鈎南圖惜壯
游聖恩寛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户起行風滿天
今夕為何夕他鄉説故鄉長樂鐘聲動平津樹色開别
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青山
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聞説似終南我住湖
西寺君歸湖上山别淚不可忍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
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
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

暮山風吹女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
陽宫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峨眉亭下大江横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柰晚何見說
蘭亭依舊在衹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
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
冠蓋皆黄土翁仲凄凉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
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樂脩琴曽到城奈罷
鱸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窻獨對東風樹歲歲

花開他自春俱有意味

吾所以錄此者謂溪笔淵並亦可餖飣客席耳非若二李輩之為三鸎八逍也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摘之耳

楊孟載有一起一聯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故也

湯惠休謝琨沈約鍾嶸張説劉次莊張芸叟鄭厚敖陶

孫松雪齋於詩人俱有評擬大約因袁昂評書之論而模倣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準則吾獨愛湯惠休所云初日芙蕖沈約云彈丸脫手鍾嶸云宛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則張芸叟云春服乍成醱醅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鄭厚云秋蛩草根春鶯柳陰不必盡當而語頗造微松雪齋不知為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

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䡾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氷琱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

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恠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絶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

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儁而評似穩妥唯少為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余於國朝前輩名家亦偶窺一斑聊附於此以當鼓腹

詩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

粧巧笑便辟劉伯温如劉宗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
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
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
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
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
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
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
兒入少年塲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

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遥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
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
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
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
簪花穠豔羞澁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畬夫衣繡見達
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
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
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閑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

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為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徵致無乃凝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

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珤文徵仲如仕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窻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恇擾麤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帯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

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蟬飲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蕪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强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横江淮閒終不成霸王靳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

陸子淵如入背官作文語雖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黄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釆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踈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吴音興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

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驁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徧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步驟張文隱如樂鑄鼎燦爛驚人終

之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
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凄楚又
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脩如暴富兒郎
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㸌赫車馬
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决渠浮楚濁泥一瞬
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絶人惜輕縑短幅不
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黄才伯
如紫瑛石大似鞢䩡晩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沙

芻雖之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橋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東銅錮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治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

少不耐縱觀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鷺弋宿鳥撲刺遒迅殊愧幽閑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嗚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

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釅趹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羨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

佷殊之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
神張茂叅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
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
裓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
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
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
糺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
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如

黄梅坐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文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温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潆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

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
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
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
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尉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
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
堪坐起别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
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
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

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爨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痕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寘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爨錦綺天下瓌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

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頋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竿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髙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僊亦自縱横髙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儺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强作富人紛紜殊增厭

賤郭价夫如鄉老敘事粗見亹亹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如山猺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真陸浚明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撵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

循如河朔餐羊酪漢麄肥逆鼻顔惟裔如纂顯措大不堪
造作楊用修如綵縐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
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
不奇貴痕跡究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閒所
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叅禪兩處着脚俱不堪高坐王
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究轉第匠師手不
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貲用本少供億不
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

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